

世

界

袁

凌

世界
袁
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 / 袁凌著. ---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086-8922-7

I. ①世… II. ①袁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89667号

世界

著 者: 袁凌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邮编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: 11 字 数: 267千字

版 次: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: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8922-7

定 价: 58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600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世上所有的风都在这里了

大方

sight

图书出品 中信出版·大方

策划编辑 王苏辛

责任编辑 王亚伟

营销编辑 王雨 王雅伟

装帧设计 邵年

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服务热线：400-600-809 网上订购：zxcbs.tmall.com

官方微博：weibo.com/citicpub 官方微信：中信出版集团

官方网站：www.press.citic

微信关注“中信书院”服务号，一起用知识抵御平庸

目
录

转 山	大 路	旅 行	伐 木	猎 鱼	歌 郎	田 园	雪 落	世 界
三 三 七	三 〇 七	二 七 三	二 四 三	二 〇 一	一 四 七	一 〇 一	〇 七 一	〇 〇 三

世

界

刘树立听到了那股凉水的声音，刚过石拱桥不远。

石拱桥没有拆掉修成水泥桥。在桥头下车，车路总算坐完了，这是刘树立坐过的最长的路，后来他完全失去了感觉，任凭自己被带往什么地方。刘树立像是一架梯子被弟弟扶下来。但是脚底接触到石拱桥，一种坚硬却带着湿润的细致感觉传来，像是一缕线进入了心里，心思开始搜索是什么，忽然知道是青苔。

青苔还好好地生在没经多少车辗过的石拱桥面上。一时间，青苔绵绵匀净的样子出现在眼前，回到了眼睛干净的年轻时候。

这是几个月以来刘树立清晰看见的第一样东西，却来不及看清，弟弟已经扶他走完了石拱桥。桥头是下坡路，转着弯绕过了几家人户，听到人说“回来了”，声音不高，似乎透着没有说出来的很多话，弟弟以同样的声音作答。刘树立不想这是谁的声音，虽然声音很熟悉，少一用力就可够及。转过沟口最后一户人家的屋角，泉水滴注的声音忽然出现在耳里，就像它是从耳朵深处拿出来的。

声音是在水泥盖子的里面，水池底部的沁水。水池是沟口几户人家合砌，商量的时候分派钱粮和劳力，还是请的刘树立主持。

砌池子之先，这股水是从草莓坡上的一个小洞里流出来的，小洞周围的土很黏，里面露出黑火石，水一点没沾上土气。水顺着草

莓坡打开了一条豁口，在陡的地方有点飞起来，打湿了周围的草莓花，在坡下路边汇成一个水潭，又越过了道路落下竹园溪。竹园溪刚刚接纳了小溪自己也落入大河了。

往年刘树立上学的时候，来去一气跑累了，上沟下沟就在这里喝水，歇气。草莓熟的时候，可以就着吃被水打湿的早草莓。秋天风过还会有掉下来的核桃，泉声随风变细。刘树立长大成人的几十年里，它没有变化，水流不大也不小，人们修拖拉机路也只是在路面上稍微给它留了个凹槽，用不着涵洞。水池扣好之后，泉眼和声音被封住，泉水通过胶管子流去了几家人户，成了龙头里的自来水。但是在水池的底部，它从什么微小的缝隙沁出，保留着声音和跟脚泥土的湿润。

沁水声很小，刘树立上次出门，还以为池子严丝合缝，眼下却清晰流利地听见。医生说，视力失去之后，器官会进行补偿，听力会变得更灵敏。在山西刘树立并没有感觉到。连矿井前几天被炸平的响声，他也没有听见，直到后来老板来说，煤矿不让开了，连工棚也要拆，你跟弟弟回老家吧。

忽然想起来刚才打招呼的人，就是当时请他主持修池子的，有姜老二和杨世伦。那个喉咙有点粗的就是杨世伦，经常唱丧鼓的，他大概想走上前来说两句话，走了两步又和他的话一起哽住了，有什么挡住了他。他们几家都在沟口上，是三队的，过了这股凉水的界，真的进沟了。

刘树立坐在火屋里。

屋子里很暖和，比山西暖得多。刘树立知道这是坐在土墙房子里。身下的凳子也是他熟悉的，磨光了的硬硬的感觉，面前有火炉的热力。但是火炉离得多远不知道，那些土墙就在附近，有一堵就

在身后，却也不知确切在哪里，是从开在哪里的门进来。没有一丝亮光，一丝也没有，他的眼睛被扣在两个锅底了，锅底那样完整，像是造酒的天锅和地锅，找不到接口缝隙，正是这个让人绝望。他知道，也许就在他的对面，墙上开有一扇窗户，不大，是他亲手从墙里掏出来的。可是这些事情离得很远，是不是真有？

除非起身去摸一摸，可是中间地上很远，隔着火炉。他离那扇可能的窗户有一块地那样远。是在自己的家里吗？或者只是被人放在一个随便有火炉的地方？

弟弟把他放在了家里也就走了，回了他自己的家。老婆和还小的么女儿接手了刘树立，把他落在火屋里的椅子上。他可能已经在这把椅子上坐了很多天，比他在山西呆得还要长久。老婆在做什么，动作很慢，自从他受伤，她的动作就慢了下来，也许是一种慢动作。她没有说话，他有时觉得想找到和捉到她的声音，她却躲着。只有么女儿的是清脆的。

在山西的病房里，她的话就来得少了，明显比出事以前少得多，在什么地方掐掉了。

“你能不能看见啥子。”手术拆线之后，她扶着刘树立经过窗口，总是这样说。“眼前有点啥子。”

“有光线。”起初刘树立答话。他仰着头，追着自己左眼前的那点光感。

“能看见啥子不。”

妻子伸手到他眼前。

刘树立看不见。晃着也看不见。心里想到那是手，可是连一点也看不见。

后来她就不伸手了。后来那光线越来越弱，完全消失了。医生说没希望了，也不让扶着刘树立游了。原来是说不能多睡，要走动。

刘树立心里的想法也没了，只剩下一个想法，是等她走以后就跳窗。他知道病房在六层，头冲着地面跳，一定会死。因为顾念家里的猪，她在出院前两天走了。出院头一晚半夜，刘树立站到窗户前面，摸索打开了被冻住的窗扇。

他在想怎样保证头部着地的姿势，被弟弟抱住了。陪床的弟弟听到了开窗的声音。

“你这么一死也容易，”弟弟说，“可是你还没见着普儿，两个女儿你也是一个没见到。将来孙娃子出世，你想见也见不成，想抱也抱不成。你的手还在，你还能抱孙儿。”

回到矿上，弟弟下井，刘树立呆在工棚，吃饭的时候旁人带给他一碗。每天的大便是弟弟出井带他去。一直等到老板补了九千多块钱，刘树立想给弟弟一千块钱抵误工，弟弟把农行的折子搁到了他手里。

“是你的命价。不算这个账。”

洗了脚，刘树立站起来，想摸回睡房。

一声闷响，木脚盆一震，洗脚水溅了些出来。“爸，我来掌你。”么女儿草兰慌忙说。

“你掌到我摸到墙走，我顺墙摸过去。”刘树立说。

草兰扶着爹沿火屋墙摸，摸到门的位置。刘树立站了一下，默念和板凳的距离。然后转拐，顺着堂屋的墙摸，向里又摸到另一扇门。这是进睡房的门，有一道门槛，是防鸡子的。刘树立的脚碰到了门槛，和刚才碰到脚盆一样闷痛，过了门槛之后一面是板壁，顺着板壁摸，再摸到睡房的门，睡房的门也有一道门槛，这次草兰提醒爹试探，没有碰到，进了门槛靠手就是大床，撩起半边帐子，就在床上坐下了。么女儿出去，刘树立坐了一下，默想刚才的几道门，其实

都是原来的，现在是放在了黑暗里，位置没有动，还在那里。默了一会，脱了衣服躺下，顺手搭在床头的黑漆铜锁大箱子上，铜搭扣响了一声，这是土改从蔡家抄来的浮财。头往下一落，熟惯了的枕头，里面是陈芥子壳，比出门衣服做枕头卷要安稳得多。刘树立安稳地闭眼睡着等妻子到来。

晚上黑，万籁声息一点没有。虽然一样看不见，刘树立觉得竹园沟里的夜比白天更黑一些。他真的是在一口锅底，外面的世界统统走失了，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矿井里。刚出事那阵，他觉得是自己在那个井里，身边的伙伴统统失踪，像矿脉忽然就在岩层里完全消失了，只有他一个人在地底下。现在身边有妻子均匀的呼吸，有时会忽然停一下，受到了啥东西打断。总是如他希望的那样，又出现了。

妻子在堂屋里剁萝卜丁丁喂猪。

堂屋里是清冷的，橐橐的声音像也有点冻住了，刘树立似乎看见妻子的手，捏住切刀把的地方发白，手背有细致的皴口。应该在火屋里来剁，可是妻子习惯了对着大门，光线好。小女儿出去了，只有刘树立在火屋里凳子上。单调的剁萝卜声里，刘树立有会儿要睡着了，想堂屋里的样子，屋顶比火屋高，靠大门的顶上整了一方楼板，当初起屋自己从神仙桥放下来的木料。没有粉刷的墙上，留着当时筑墙的层次，一板一板的清清楚楚，一层一层的土也有区别，看得出来哪一板取自核桃坪，哪一板又是屋后的。夹板的杠子卸下，自然地成了墙洞眼。不过墙洞眼又都是望不通的，小孩子时候，自己也喜欢扒着外面的墙洞眼朝里望，却只是一片黑乎乎的，不懂大人们用了啥子办法。其实他现在也不懂。真正透光的是石板屋顶，大晴天的正午，会有一柱一柱的光打下来，斜穿过堂屋，里面不论地面怎么干净湿润，总有无数的浮尘活动，也许是光本身的微尘，

懒洋洋的不停息。妻子剥好了萝卜，起身进厨房的话，穿过这些光柱，就搅乱了浮尘，它们很快地上下流动了一阵，慢慢又复原，像锅里的沸水被人手搅了一下。妻子有一下子把光柱披在身上，从肩膀到下襟斜披着，像她嫁过来的那天，穿着绣花的红绸棉袄，从肩膀到领口再到下摆有两条斜的金线，是抄家时莫名其妙撂下的，妻子说是注定为她出嫁时候穿的。穿过了也就拿下来了，当天晚上压进箱底，回到阴凉的里面，又走进更黑的灶屋。

煤矿窝棚里也是黑的。收工时候，教当班的工人念自编的《十劝》，还有《煤窑十二月》。中间想不起来了，记得起头的“正月是新年，劝君莫赌钱，赌场之上无好汉”“赢的都是纸，输的是血汗，青春耗尽是枉然”。工人说编得好，有文化，他们从不当着他的面赌钱打架。

又想到很小的时候，父亲有天被人从坡上抬回来，不能动了，双腿还好好的，却松垮垮的，母亲掰着父亲的腿不停歇地哭着，像是在唱歌。从此父亲在床上躺了二十年，最多只能头靠起来一下，母亲拉着自己和两个弟弟长大了。后来父亲去世了，母亲却躺在了父亲躺的床上。

不知想到哪儿了，快睡着的时候，听见什么哧哧地响。

是火上的水开了。

刘树立想喊妻子，但她难得起身进来。水汽哧哧地不停冒着，茶壶盖被顶得嘐嘐地响，一些水溅到炉子里。妻子并没听见。刘树立在响声里迟疑了一会，起身自己去提。

挪到了火边，大体是一团热气，但是不清楚提手的位置。也许它并不是竖着，而是歪在一边，探了几次没探着。壶嘴喷出的热气冲到了脸上，顷刻凝结成水珠。再探的时候，手一下子摸在壶嘴上，一碰之下缩回来，灼伤的感觉已留在指头上。又伸手去抓提手，抓

住了，用劲地提下来，很重地搁在火边上，一些水又扑出来，好在没溅在身上露着的部分。这时么女儿进来了，她刚在堂屋里顿下水桶。

“爸，叫你莫做这个，好吓人啰！”

语气里真的有责备。

“我看你妈占到手的，我提一下。又没烫到。”

堂屋里剥声停了一下，仍旧单调地响起来。刘树立摸回到自己的板凳上。指头上还在作疼。没有别的什么事，就想着这一点烫痛的感觉。和电炮爆炸时，人飞起来又脸朝下搥在煤渣上的疼痛比起来，倒清晰得多，那时的情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
停电了。妻子和么女在油灯下剥一箩干苞谷。刘树立坐在对面。

“我看见了，看见油灯了。”刘树立忽然说。

妻子和么女睁着眼睛看他。

“你说油灯在哪？”

“在那，在窗台角上。”刘树立指着。大致是窗台的方向。

么女儿把油灯拿下来，举到刘树立眼前。

“爸，你看见了吗？”

“我看见了，我看见油灯在窗台那儿，油不太行，烟子有些大，焰子不大。”

“爸，我给你把油灯拿来了啊。就在你面前。”

女儿的声音失望，像是带点责备。努力地看，灯焰消失了，眼前一片黑幕。女儿和灯在黑幕后的什么地方，隔着一层，就是穿不透。刚才也许是幕这边冒出的金星。

是的，这边有时候会有金星，或者一划而过的什么。可是这是在黑幕里，跟外边没关系。这里面的一切都和外面无关。

*女儿把油灯放回原位。剥苞谷籽继续进行。

刘树立不再出声。